

## 山村夜火盆

□廖天元

靠近老屋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，山峦和天空融为一体，给黑色留下巨大的表演空间。原本昏黄的车灯，此时竟比往常明亮了许多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紧不慢地开着车。

我知道父亲把婆婆迁坟的事都安排妥当了。我回去，最多就是一个象征意义。

夜间无雾。车停在曾经的晒场上，老远就看见院子里的火盆亮着，这亮着的火光，一下子就驱走我心头的寒意。

回到院子，母亲赶紧让我去火盆边烤火。火盆中间燃着的是一截粗壮的树根。父亲抱来块子柴，堆在四周，把火烧得极旺。烤火的还有七八个人，围了一圈，火光映照在他们黝黑的脸上，陌生而昏暗。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但我知道这是父亲请来帮着做事的人。

没想到姑姑也回来了。快满80岁的她，是父亲唯一健在的姐姐。他们兄妹7个，其他5个此前都陆续走了。姑姑爱给我说她小时候的故事，说我的婆婆打她，因为她把那时只有3岁的我的父亲，不小心从背上摔了下来。

父亲每每听到这一段，只会憨憨地笑，想必他没有印象。

今晚婆婆“搬家”，她的子孙能回来的都回来了，包括姑姑。

父亲曾给我打电话，声音有些小，小到略显卑微，和他一贯的暴躁气判若两人。

他说：“娃，可不可以给他们求个情，让高速路错开一点点？”

我只能用沉默对待父亲，直到父亲挂了电话。

我知道祖坟在中国民间意味着什么。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看到周赧王三十七年（公元前278年），“白起伐楚，拔郢，烧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，东北徙都于陈。秦以郢为南郡，封白起为武安君。”

从“三家分晋”开始，没想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刨对手的祖坟。白起更是一把火毁了楚国的历代王陵，为求胜利无所不用其极。从此，我对白起没有一点好感。

2006年，那时我还年轻。有个朋友酷爱书法，听说上海要搞王羲之书法展，他以提供所有费用为条件，诱惑我一同前去。我没去过上海，自然求之不得。我陪着他排了四个小时队，隔着玻璃却只看了四秒。朋友出来，掩饰不住兴奋：“这辈子终于看到王羲之的《丧乱帖》。”我对书法不感兴趣，只听说过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朋友笑着说：“看过《丧乱帖》，才懂得什么叫字如人生！”

后来，我听方建勋讲《中国书法通识》课，才知道《丧乱帖》是王羲之得知在山东临沂的祖坟于战乱中再次被毁坏后写下的作品。得知这个消息后的王羲之悲痛万分，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痛贯心肝，连连哀叹“奈何奈何”……帖中“痛贯”两

## 乡野飞霜

□青苇

江南冬季，很少下雪，霜是最具冬天韵味的物事。

父亲是个优秀的庄稼把式，对乡野间天气的预估极其精准。寒冬里某个天气晴好的傍晚，父亲遛弯回来，站在院子里望望天，抽着烟，踱回屋说：“唉，这个天，明天要下霜。”

第二天，我还没起床，母亲便进来说：“今朝外面下霜了，冷，要多穿点衣服。”

霜就是冬天的温度计，下霜就等于天冷。我早上也不赖床了，快点起来去看霜花。穿戴好出门，一股清新的寒气一下子撞过来，从鼻腔直冲到肺腑，呼出一口气，变成了白色的云烟。

门外是大片大片连在一起的农田，冻得板实的土层上，麦苗刚刚探头，一眼望去，大地显得空旷辽远，蒸腾着淡淡的雾气。初升的太阳从东面照过来，阳光在雾

气掩映下，呈现出浓郁的橘黄色。

小河边、砖垛上、篱笆下，到处都凝结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冰晶，如同均匀撒在地面的盐粒子。屋顶上也有薄薄一层莹白，日头升高，瓦片上的冰霜隐隐闪着亮光，各家的烟囱陆续升起袅袅青烟，开启一日三餐的生活。

上学路上，调皮的孩子会结伴去踩结了霜的草丛。冬天的枯草冻得脆硬，一脚踩上去，吱吱直响，孩子们的裤脚和鞋面一会儿就被霜打湿了，到了教室坐下来，冻得直跺脚也没用。

太阳慢慢升高了，地上化了冻，不再“铁板一块”，乡民们就要下地干活了。湿润的泥土黏在鞋底，甩都甩不掉，走一段路就要在田埂上的枯草里“趟”两下，减轻负重。

菜地里，有农妇来摘菜了。经霜的蔬

个字笔画连在一起，一笔贯穿下来，情绪上的感受和书法的连笔完全一致；“心肝”两个字，各自独立，而且厚重，就好像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。

字里行间，满是激烈和悲愤。

父亲应该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，婆婆生前只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。对我而言，已经渺远得成了一个符号。这么多年，父亲甚至没有给我说过她的名字，家里也没有婆婆一张相片。这个苦命瘦弱的女子，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拉扯着7个孩子长大的，我无从知晓。

在漆黑的夜色中，我所有设想的恐惧细节都没有出现。婆婆早已和她生前热爱的黄土融为一体，化为一缕风、一片月、一棵树和一抔土。

父亲他们提着一抔土，把婆婆移到爷爷的身边。时光走过60多年，他们终于重逢。

夜色很黑，父亲像一尊雕像，一动不动。到了最后，我听到他一声重重的叹息。

夜色更深，父亲把院子里的火盆烧得更亮。他一个人呆呆地坐着。我默默坐在他的身旁。我知道脚下的土地，很快将迎来奔驰而过的车辆，我们的老屋，还有我年幼的时光，都将不复存在。但我相信，有一种东西始终会像眼前的火光一样发热发亮，那就是根植在乡民中的家国情怀，那是一股至真至纯、向上向善的力量。

菜格外好吃，比如，被霜打过的青菜口感甜甜糯糯；黄芽菜（白菜）包成一团，剥去外面皱皱巴巴的枯叶，鹅黄色的菜心柔嫩如花，甜味也更加明显。

地里三三两两的乡民在忙活，时不时直起身子，高声说上两句话，乡音在寒气逼人的野外，层层叠叠传得很远，萧条的旷野不再寂寥。

远处有一丛丛的老树，直刺天空，枝枝桠桠下，是农村人的坟墓。河边稀稀拉拉残存的苇花，在寒风下颤悠悠的，那些花非花、雾非雾般的绒毛，偶尔追逐着风，飞飘在岸边湿地和稍远处的埂坝上。

麦田上空，几只鸟雀在田里忽起忽落，叽叽喳喳，似在翻找未发芽的麦粒，又似在呼唤，那位掌管霜雪的女神，再次洒下晶莹的白霜。

## 共说此年丰

□杨力

家乡的脐橙丰收了，价格也不错。一个乡下的朋友让我们去采鲜果。

出门的时候，天气阴冷，寒风裹挟着阵阵细碎的雪花，冷得人直缩脖子。路旁的腊梅、红花羊蹄甲却在寒风中顽强绽放，让人感到丝丝暖意。

去到乡下，朋友正在菜地里忙。满地的莴笋、莲白，还有花菜、胡萝卜，让飘着雪花的世界变得处处生机。大片的脐橙树上，金黄的脐橙仿佛在翠叶间藏猫猫，但确实又掩藏不住沉甸甸的身躯。一群白头鹤飞进树梢，欢闹一阵又奔向下一个目标。友人递上果篮和果剪让我们自便，找果子采，他要去准备午餐。

七八年前，朋友从城里来到当时还算偏僻的乡下，他要把在城里办企业赚的钱，放在乡下这片土地上搞现代农业。当时我们不解，搞农业投资大，回报慢，敢来这儿找罪受的不是智者就是疯子。

朋友把整合的土地一半种四季鲜蔬，一半种脐橙和杂柑。他请来当地村民当员工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所有的田间管理一律远离化肥和农药。当地村民不解，不施化肥土地不肥，不打农药果蔬减产。朋友却坚持他的观点，宁愿减产，也要让土地休养生息，做农业的不能短视，切忌急功近利。

朋友在忙着搞无公害果蔬的时候，村村通把每个村子和外界联通。一拨又一拨的城里人带来商机，朋友号召所有农户，以院落为单位搞卫生，遍种鲜花绿植，美化乡村道路，统一外墙装饰。随后朋友又建起了一个石斛产业园，可观光、吃住，同时对石斛进行产品深加工，村民也个个自愿成为股东。

很快，这儿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游人来了，可以原生态采摘果蔬，可以到任何一户农户吃农家菜，还可以在石斛园增长见识。多年坚持创下的农业品牌和口碑，让这里的红薯可卖到15元一斤。农户们喜气洋洋，因为他们的幸福指数攀升，在家门口挣得比出门打工还多。

中午，各种新鲜的食材端上餐桌，其中保温大棚让我们至少提前三个月尝到了蘑菇的鲜香。我们齐夸朋友眼光好，朋友却说是政策好，每个人都成为了时代的幸运儿。

时近午后，细碎的雪花突然停了，一丝阳光穿透云层，每个人心情大好。忽然间，1300多年前孟浩然的《田家元日》从我的脑海冒了出来，和眼下心境分外贴切：“昨夜斗回北，今朝岁起东；我年已强仕，无禄尚忧农。桑野就耕父，荷锄随牧童；田家占气候，共说此年丰”。

临近周末，早上乘地铁时，我见有空座随即过去，正落座时，旁边有人也想坐，便互不相让，结果是我成功入座。我的心情悄然变化，似乎吃了一个特别的柑橘，甜苦交加。

明明坐到位置，却丝毫不快乐，原因虽未知，但清楚的是，这远不是我内心所想。于是，心里为自己找借口，是没得到好的休息，是忙碌影响心情，是赌气惹的祸。后来，找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理由，如《水浒传》里，武松被发配孟州牢营，在牢里从怀里掏出整只鸡，好几个人来抢，武松一下将众人掀翻。后来，几个人凑过来，好生好气地说话，武松将所带烧鸡送与他们一些。正如武松所言：“这要，便给得；那若是硬抢，偏偏不给。”

心是这般想，可总感觉隐约间有种歉疚感。看起来，这辈子没法做错事。想之

前，曾被人多次抢座，也未曾与之争抢，今天见是一个高大的青年，由于有着练武者的心气儿，确实有些过激了。

于是，打算让位给对方。这时忽然接到家里电话，挂断时，已经临近下车了。下车后，在换乘的站台上，与对方说了声抱歉，他对此前的事情也没放在心上。

我们便聊了起来，原来我们都喜欢篮球，喜欢文艺。我经常创作，他爱好书法，而且彼此单位距离不远。加了微信后，我们相聊许久，很欣赏对方，正应了那句“不打不相识”。

古语有云：“水润万物而无声，水净万物而不染，水生万物而不争。”懂得了做人要像水一样，才能走得幸运和长远。

每次与人聊起创作，常形容自己是“半杯水”。可不成想，有时却也未必是水。毕竟水有不争的特质，现实中做到并非易事。

## 不打不相识

□宇丹